

# 家族史—父親與他的父親

化學系 李佳霓 112023067

## 起源

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竹科小孩，我對家中故事的了解不多，只知道母親來自高雄，而父親則是一直住在新竹。模糊印象中，只有小時候爸爸陪我睡覺時，曾淡淡的講述他的成長回憶。「小時候我爸爸總是滿口廣東話，都說『猴腮雷呀猴腮雷』...」 「他每次都跟我們說，忠啊義啊，你們要認真在學校學習呀，多認一個字，你們就少搬一顆磚...」。爸爸常有意無意地提到他小時並不充裕的生活，提到他的父親、同學，卻從未提到他的母親。

當時年紀甚小，總不對此話題感到有什麼興趣，只覺昏昏欲睡中有個聲音在低低呢喃。然而這些聲音，在幾十年後的今日想起來卻異常清晰。數日前，我在手機的搜尋引擎上鍵入了父親的姓名，驚覺我認識的、溫和內斂的父親，竟拿過台灣某年的最佳半導體論文獎。於是，我便對使我感到驕傲的父親的過去（說得偉大一點，身世）感到有些好奇。因此，我決定透過訪問父親，來更了解關於我的父親、我父親的父親，以及他鮮少提到的母親的故事。

不過其實對於這次訪談，最一開始我是十分膽怯與緊張的。因為我總是與爸爸沒有太多談心的機會，高三時也並不住在家裡，所以依然是有一點不知道如何開口的。起初，是抱著這樣的心情去進行這份報告的。

## 正文

我的爺爺來自中國的河南省項城市的農村，18歲時隨著國共內戰播遷來台，在新竹的海防基地當兵。他在軍中的職位是上士，工作則是為其他士兵準備伙食。這是最一開始知道的極少資訊。

我與爸爸坐在家裡的電腦椅上開啟談話，先聊聊關於爺爺一開始來台的相關經歷。爸爸並不確切知道他的父親是何時來台的，不過他推測是剛好中華民國政府大舉撤退的民國38年。至於為何一個18歲的農村少年會跟著黨派一起離鄉背井，他有兩個猜測。第一個是在當時的中國因為已經歷經了八年的中日抗戰，又陷入國共內戰，普通老百姓早已過得民不聊生，若是家中的男丁不從軍，則實在很難吃上一頓飽餐，以及存活，所以他的父親因此加入國民黨的軍隊以求生。另一個是當時國民政府播遷來台時，因為找不到足夠的士兵，於是進入農村強制帶走農民與青少年作為士兵，一同來台準備「反攻大陸」。

關於這段歷史，電影《軍中樂園》就曾經呈現過，劇中男主角便是兒時被國民政府強制帶離家鄉，並接連述說後來一連串當時老兵都有的集體遭遇。當時國民政府吸收農民來台的目的，主要是為了彌補治理基層社會的基層人才短缺問題，尤其是能夠與中國共產黨在鄉村地區爭奪人心的基層人民。由於戰爭期間許多效忠國民政府的鄉紳不是被日軍殺害，就是隨政府撤退，因此戰後只能依賴基層人民武裝來對付共產黨<sup>3</sup>。

當時的新竹是台灣相對落後的區域。我爺爺住的地方是東區的關東橋一帶，也就是我父親長大，以及我長大的地方，不過位址不同。他說，那時候的關東橋一帶除了自然景物之外，就只有軍營。不像現在因為有新竹科學園區，滿滿的都是高樓大廈。

根據我父親所述，在我爺爺的軍人生涯中，他雖並未實際身處戰爭前線，卻也經歷了許多來台老兵的共同困境——思鄉。當時的蔣中正政府告訴這些少年，不須在台灣停留太多年，只要成功反攻大陸，他們就可以再度回到他們的家鄉。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，這一別自己的家鄉，就是四十年。坐船只需不到8個小時的台灣海峽，對於他們來說，卻可能是永遠都無法跨越的距離。

在服役近30年後，推測是民國66年，我爺爺終於快從軍隊退役，回歸老百姓的生活。他在南投的鄉村透過相親娶了一位16歲的姑娘，並很快的在兩年後生下我爸爸及我叔叔，名中分別帶有「忠」與「義」。他替妻子與小孩在新竹的海邊租了一間土房子，一面安定的生活，也一面等待他們的父親退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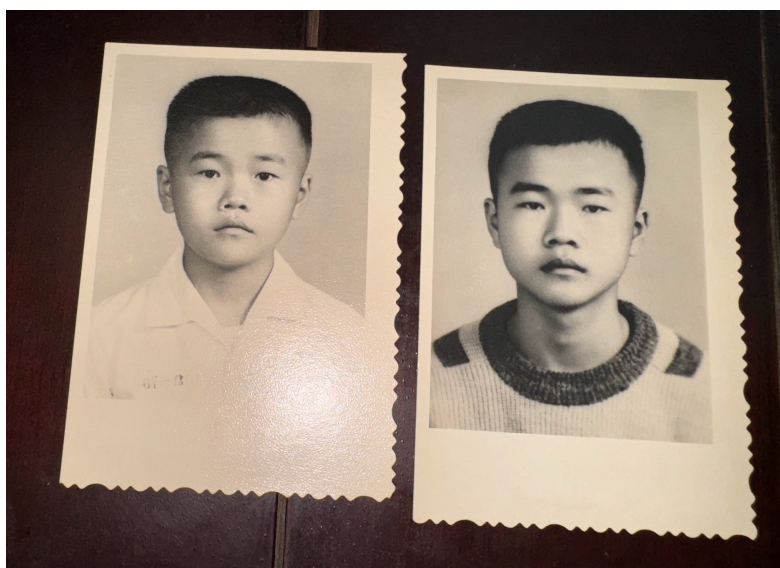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這穩定的家庭生活卻好景不常。當時女性的婚姻無法自主，由父母親決定最終歸屬是普遍的社會現象。然而仔細想想，一位16歲的少女，怎麼能夠在甫接觸如此大的世界的年紀，就情願待在狹小的屋子裡，面對柴米油鹽與兩個嗷嗷待哺的嬰孩嘆氣呢？

「我以前很不能諒解我媽媽啦。小時候我總是想說，為什麼我同學的媽媽都能待在家裡照顧他們，但是我家只有我爸爸？我一直到二十幾歲還是很不能接受，但是四五十歲的時候就慢慢理解了。妳說一個跟妳一樣大的女孩子，才剛發現這個世界很新奇、有趣，就要妳嫁給一個比妳大三四十歲的人，還要在家顧小孩，妳怎麼可能願意？所以我媽媽她那時候當然想要出去玩嘛，去台北、去看電影、去認識年輕的男生，想起來都可以理解。」我爸爸說。

在當時民國六十年代的期間，我爸爸這樣的家庭狀況其實很常見。當時因為第一波來台的軍人差不多都在那個時間退役，但是已經過了適婚年齡。為什麼呢？原因其一是在民國41年時，國民黨制定了《戡亂時期陸海空軍軍人婚姻條例》以及《軍人戶口查記辦法》<sup>4</sup>，使得低階的軍人無法結婚、無法擁有家庭，也不能擁有身分證。而且他們的人數太多了，所以願意嫁給他們的，大多只有殘疾的女生或是鄉下窮困的女孩。這樣不健全的環境以及婚姻模式，造成了許多老兵、年輕女孩以及整個家庭終身的不幸<sup>5</sup>。

後來在爸爸3歲時，我奶奶便將他送到南投的村裡，由外公外婆撫養。雖然爸爸還是有被接回到新竹，我奶奶依然在我爸爸二年級時離家出走了，由我不識字的爺爺獨自扶養兩個孩子。少數時候奶奶回家了，也僅是為了要錢。「對於我小時候的家庭狀況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...我媽回來的時候，我爸都會很生氣，然後他們就會打架，我媽會摔東西。」當時的爸爸總是對於自己的家庭感到洩氣與不滿。此外，因著當時政治型態的影響，爸爸的所有身分證明文件上記錄的祖籍竟是「河南項城」，不是台灣人，這也讓他對自己的身分認同感到十分困惑。直到民國79年國會通過身分證刪除籍貫欄<sup>8</sup>，他才法律上真正被稱為「台灣人」。

回到我爺爺，在那個年代雖經濟起飛，但他除了不識字以外，廚工的技能也不足以他找到餐飲業的工作，於是只能靠著不同性質的勞動，獨自扶養孩子。由於爺爺自幼就生活在戰亂中，沒有機會接受教育，所以他常常叮囑我的父親與叔叔，多念一點書。讓我父親印象深刻的是，當時宋楚瑜積極參與外交事務，所以常常出現在電視上，用英文迎接外賓或是發表演講。那時爺爺總會一邊看著電視，一邊告訴我的爸爸與叔叔，「要是我以前多學幾個字，我現在就不會在這裡了...所以你們啊，要念書不念書，決定了你們拿筆還是拿磚頭吃飯」。這樣的價值觀，對我爸爸造成了非常深遠的影響，除了讓他擁有在逆境中持續前行的信念，也讓他成功翻轉自己的人生，進入國立大學，並念完博士學位。一直到如今，他依然十分感念他的父親對他的付出與教誨。



(圖一)分別為我爸爸國小及國中的照片(圖片來源<sup>1</sup>)

而在民國76年時，在異鄉打拼了近40年的爺爺終於迎來了兩岸關係緩解的那天——開放兩岸懇親<sup>6</sup>。當時台灣社會內部有著對家庭團聚的強烈需求和壓力，所以台灣當局希望通過開放探親，來緩解政治緊張局勢。與此同時，大陸方面也有改善兩岸關係的意願，加上國際社會和輿論對兩岸和解的期待，促使台灣政府逐步開放限制<sup>7</sup>。

那年我爸爸十六歲。我爺爺請他幫忙寫了一封家書，要寄到河南的項城，然而信封上的詳細地址卻只能來自於四十年前模糊的記憶。「爸，你都離開中國這麼久了，可能人家都搬家了，搞不好路名地名也不一樣了，還能寄到嗎？」「沒關係，也沒辦法了，就先這樣寫吧！」於是一封裝載僅存希望的信件就這樣寄出了，而當時郵

局的位址在現今介壽路與光復路的交界處，那裡開著一間中醫診所。果不其然，等了好多個月，那封寄出的信件依然譬若對空谷的吶喊飄散在空中，沒有任何消息捎回。

然而在爸爸十八歲時，也就是民國79年，爺爺竟收到了來自河南省的回應。回信的是我爺爺的姪子。信中邀請我爺爺回去河南的村子一趟，並告知了詳細的地址與聯絡資訊。終於能夠回到別過四十年的家鄉，我爺爺該是多麼的喜悅！儘管可以猜想父母早已不在人世，然而能夠回到當初的家鄉，到父母的墳頭祭拜，也已是他最後的心願。儘管他也只記得父母還年輕的樣子。

於是，我爺爺欣喜地買了西裝與漂亮的衣服，讓孩子以及關係其實並不好的妻子穿上，並到相館拍了全家福，想讓村莊的人看看他的家庭，知道他在他鄉也過得很好。回到項城的那幾天，全村的人都來了，村民殺了一隻又一隻的雞與豬來迎接爺爺，並且共同祭拜爺爺的父母。爺爺看到了掛念一生的家鄉，如同了了此生的願。回到台灣的頭三天，爺爺告訴了爸爸回河南發生的很多事，關於祭拜以及那裏的人、事、物。一切看起來再正常不過。

然而到了第四天，爺爺就再也無法與爸爸正常溝通了。爺爺總是一個人低低自語，無法與別人說上一句話，也不會對別人做出回應。爸爸急忙找到當年和爺爺一起來新竹的一位馮叔叔，馮叔叔來到家裡後說：「這腦子壞掉了」。過了三天爸爸因為要入伍，沒能再在爺爺身邊，少了許多消息。七周後，爸爸在一場集會被長官叫了出去，接收到了他的父親的死訊。死亡證明上寫的是妄想症。

「這件事到現在對我來說依然是個謎妳知道嗎...為什麼精神的疾病會跟身體上的疾病有關聯？為什麼去了一趟中國就變這樣？我終究想不懂。」爸爸說。也許用現在的醫療技術來探討，這個問題能夠得到非常精確的答案，然而卻是非常殘酷的一件事。

「也許是因為完成了人生的心願了，就失去活下去的目的了。也可能是在河南看見了自己掛念一輩子的地方，回來之後覺得怎麼一切都一樣，這是不是夢？就精神錯亂了。」爸爸非常平淡地說。



(圖二) 爺爺回河南前的全家福



(圖三) 爺爺家鄉的盛景，雙手高舉的即為爺爺

我從未見過我的爺爺，在這次訪談之前，我只能憑藉片段的資訊來拼湊爺爺的故事。而訪談之後，我想這段故事之於我，產生了非常巨大的感觸與影響。我在故事中體會到了亂世中的真誠與真愛，體會到親情與奉獻。我也真實地看到政治對於人民產生的影響，是超越一個人的一生的。這便是為什麼我們應該學習歷史的其中一個原因，要去了解一個人的功過其來有自。當然，實際上的故事比我寫下的要大的多，只是我必須刪去許多篇幅，來最大化我想描述的。爺爺雖生在顛沛流離的時代，卻已經盡他所能地活出最好的樣子。他照顧了我父親的一家子，燃燒自己以扶養兩個小孩。雖然我父親只活在了他人人生六十六年中的十八年，他卻活在了我父親的一輩子。因為我深愛我的父親，我也將深愛這位偉大的爸爸——爺爺。(訪談資訊)



(圖四) 我爺爺和家裡的狗—來福

## 後記

其實我本來是想寫關於三代之間的故事，所以訪問了關於很長一段時間的事情，不過寫完我爺爺的部分，就感覺寫不完整後面的部分了。在聊爸爸的故事時，爸爸跟我說了很多心理的話，讓一直都哽咽的我終於忍不住大哭。跟他對話的過程中，字字句句都感覺的到他成熟的人生觀，以及對我們孩子深刻的愛。我對人生、對於家庭的幸福感更踏實了，跟爸爸的關係感覺更親近了，蠻開心有這次訪談的機會的！

---

圖片來源<sup>1</sup>：父親（李爸爸）提供之照片，自民國61年至民國80年

訪談資訊<sup>2</sup>：李佳霓，〈李爸爸訪談記錄〉，2024年6月8日，新竹市自宅。

<sup>3</sup> 〈許劍虹觀點：有多少「漢奸」隨政府來台灣？〉，《風傳媒》，2022年3月27日

[許劍虹觀點：有多少「漢奸」隨政府來台灣？-風傳媒 \(storm.mg\)](https://storm.mg)

<sup>4</sup> 〈從大清律例來探究誰才是數典忘祖〉，《SummerBlue 的部落格》，2020年4月15日

<https://blog.udn.com/SummerBlue/132501185>

<sup>5</sup> 〈農莊的榮民伯伯們〉，《獨立評論》，2016年6月26日

<https://opinion.cw.com.tw/blog/profile/358/article/4450>

<sup>6</sup> 〈1999年(臺灣與大陸的關係)〉，《大陸委員會》，日期不詳

<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1B57FA2412D65AB7>

<sup>7</sup> 〈打破38年「冰封」，兩岸開放探親始末〉，《新華澳報》，2020年3月7日

<https://www.waou.com.mo/2020/03/07/%E6%89%93%E7%A0%B438%E5%B9%B4%E3%80%8C%E5%86%B0%E5%B0%81%E3%80%8D%E5%BC%8C%E5%85%A9%E5%B2%B8%E9%96%8B%E6%94%BE%E6%8E%A2%E8%A6%AA%E5%A7%8B%E6%9C%AB/>

<sup>8</sup> 〈身分證祖籍欄何以撤除〉，〈三際信息站臉書〉，2018年2月24日

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3kirikou/posts/%E8%BA%AB%E5%88%86%E8%AD%89%E7%A5%96%E7%B1%8D%E6%AC%84%E4%BD%95%E4%BB%A5%E6%92%A4%E9%99%A4%E6%88%91%E5%B0%8F%E6%99%82%E5%80%99%E8%AA%AA%E5%8F%B0%E7%81%A3%E5%9C%8B%E8%AA%9E%E8%A2%AB%E8%A6%96%E7%82%BA%E6%98%AF%E4%BD%8E%E4%BF%97%E4%B8%8B%E7%AD%89%E7%B1%8D%E8%B2%AB%E5%AF%AB%E5%8F%B0%E7%81%A3%E4%B9%9F%E6%98%AF%E5%9C%A8%E5%8F%B0%E7%81%A3%E5%9C%9F%E7%94%9F%E5%9C%9F%E9%95%B7%E7%9A%84%E6%88%91%E5%B0%8F%E6%99%82%E5%80%99%E4%B8%8D%E5%8F%AA%E6%98%AF%E5%9C%A8%E4%BA%BA%E7%9F%AE%E7%B0%B7%E4%B8%8B%E6%80%8E%E6%95%A2%E4%B8%8D%E4%BD%8E%E9%A0%AD%E9%82%84%E5%A6%84%E6%83%B3%E7%B1%8D%E8%B2%AB%E9%9D%A0%E8%BF%91%E4%B8%AD%E5%9C%8B%E6%B2%B3%E6%B4%9B%E5%A5%BD%E8%AE%93%E6%88%91%E6%8A%AC%E9%A0%AD%E6%8C%BA%E8%83%B8%E6%96%BC%E6%98%AF%E6%88%91/1634508993292108/>